

Arthur Hailey

THE
EVENING
NEWS
晚间新闻

「加」阿瑟·黑利◎著

任烨◎译

中信出版集团

晚间新闻

THE EVENING NEWS

「加」阿瑟·黑利◎著

Arthur Hailey

任烨◎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间新闻 / (加) 黑利著 ; 任烨译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7.8

书名原文 : The Evening News

ISBN 978-7-5086-6253-4

I. ①晚… II. ①黑… ②任…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4700 号

The Evening News by Arthur Hailey

Copyright ©1990 by Arthur Haile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uthor c/o Nancy Stauffer Associates Literary Agent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晚间新闻

著 者 : [加] 阿瑟 · 黑利

译 者 : 任 烨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17.5

字 数 : 420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6-4680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6253-4

定 价 : 59.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THE EVENING NEWS

第一部

1

在CBA 电视新闻台的纽约总部，关于一架空客 A300 客机被撞起火，并且正向达拉斯沃斯堡机场航行的最初消息终于送达，而此时距离电视台全国晚间新闻首播仅剩几分钟了。

此时是东部时间傍晚 6 点 21 分，CBA 电视新闻台驻达拉斯分站站长通过对讲机向纽约总部马蹄组的制片人报告：“我们估计在沃斯堡机场随时可能发生严重的飞机坠毁事故。之前，一架小型飞机和一架满载乘客的空客客机在空中相撞。小型飞机当场坠毁，空客客机起火并试图迫降。警察和救护车的无线电已经濒临崩溃。”

“天呐！”另一位马蹄组的制片人说，“我们能拍到现场画面吗？”

所谓马蹄组，就是那张可以坐 12 个人的特大号桌子，从每个工作日的清晨到晚间直播的最后一秒，制片人们在这里策划制作重大新闻的播出。在竞争对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里，这样的小组被称为鱼缸，在美国广播公司被叫作圆边，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索性就叫桌子。不管使用哪个名字，都是一回事儿。

据说在马蹄组，对新闻进行评判和决策的都是电视台的精英成员：执行制片人、主播、高级制片人、导演、编辑、撰稿人、图片主编和他们的高级助手们。还有 6 台计算机终端、有线新闻服务打印机、一组新型电话和电视监控器，它们类似于交响乐团中的乐器，在监控器上可以随时查看未经编辑的内容和准备好的待播新闻片段，以及竞争对手的播出内容。

马蹄组在 CBA 新闻大楼 4 层的中央开放区域办公，旁边是办公室，那些全国晚间新闻的高级工作人员们可以随时从马蹄组狂热的工作气氛

中退回到自己私人的工作空间。

今天与往常一样，坐镇马蹄组的是执行制片人查克·因森。他身形瘦削，脾气暴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新闻人，早年曾在出版界工作，时至今日，他仍然钟情于国内新闻多过国际新闻。在这个只要待上两年就会使人筋疲力尽的职位上，因森工作了4年，依然精力充沛，但现年52岁的他，以电视界的标准来说已经算是高龄了。查克·因森说话简明扼要，从不进行愚蠢的闲谈，这些都出于一个原因：在这样的工作压力之下，根本没有时间。

现在是9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三，工作压力已经到达顶峰。从清晨开始，大家对全国晚间新闻的安排、主题和侧重点进行了审查、讨论和修订，并做出最后的决定。分派到世界各地的记者和制片人们提出各自的意见、接受总部的命令并执行。在整个过程中，当天的新闻已经被削减为8条平均时长一分半到两分钟的记者报道，加上两段配有画面的主播画外音和4段无画面旁白，二者的平均时长都是20秒。

现在距离直播时间已经不到8分钟，由于达拉斯的突发新闻，整个新闻节目的播出安排都必须重新调整。尽管没人知道还能获得多少信息或者能否拍到现场画面，但是报道达拉斯的新闻就意味着至少要撤掉一条待播新闻，其他的新闻时长也要缩短。考虑到节目播出的平衡和时机，新闻的次序也要进行调整。就像经常会发生的那样，只能一边重新调整，一边开始播出了。

“各位，要重新调整了。”因森干脆地命令道，“我们要把达拉斯的新闻作为头条，克劳福德将进行无画面的旁白。我们现在有电讯稿吗？”

“美联社的电讯稿到了，我刚拿到。”主播克劳福德·斯隆回答道。他正在看刚刚拿到的美联社的新闻快讯打印稿。

斯隆拥有轮廓分明的脸庞、灰白的头发和突出的下颌，行事可靠，颇有威严，几乎每个工作日的晚上，都有差不多1700万观众收看他的节目。他坐在执行制片人的右侧，这是他平时在马蹄组的专座。斯隆也是

新闻界的行家，特别是在成为 CBA 驻越南记者后，他开始稳步晋升。现在，在做过一段时间的白宫记者后，他已经做了 3 年的晚间新闻主播，他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名人，也是媒体精英之一。

几分钟之后，斯隆就将前往直播大厅。这时，他要通过对讲机传来的达拉斯的最新情况，再加上美联社电讯稿中的内容，完成他的旁白。他需要自己组织语言——并不是每一个主播都自己撰稿，但斯隆只要有机会还是喜欢自己准备稿子，当然，他需要动作快一点儿。

执行制片人因森查看了之前的播出安排，提高嗓音对他的三位高级制片人中的一位说道：“拿掉沙特阿拉伯的报道，把尼加拉瓜的新闻缩短 15 秒。”

听到取消沙特阿拉伯新闻的决定后，斯隆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那条新闻很重要，是由 CBA 驻中东记者精心制作的关于沙特未来石油销售计划的新闻，时长两分半钟。明天，这条新闻就会毫无意义，因为其他竞争对手一定会在今晚进行报道。

斯隆并没有质疑把达拉斯新闻作为头条的决定，但是他个人会选择拿掉关于一位国会参议员不法行为的新闻。这位参议员悄悄地将 800 万美元用于一项庞大的拨款提案，这笔钱是为了回报一位选举赞助者和私人朋友。正是由于一位记者坚持不懈的调查，才终于让丑闻曝光。

国会议员的丑闻虽然吸引眼球，但并不重要，毕竟，国会议员腐败已经不是新鲜事了。让主播斯隆不高兴的是，这样的决定完全符合查克·因森的风格：斯隆所钟情的国际新闻又一次被舍弃了。

执行制片人和主播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好，最近更是因为类似的分歧而日益恶化。两人基本理念的差异似乎越来越大，不仅仅是关于每晚优先选择的新闻类型，还有处理新闻的方式。比如，斯隆偏爱对几个主要话题进行深入分析，而因森喜欢安排尽可能多的新闻，用因森自己的话说，就是“用速记法处理新闻”。

在其他情况下，斯隆会对取消沙特新闻的决定提出不同意见，而且

往往会被采纳，这是因为主播也是执行编辑之一，有权参与决定播出的内容——只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争论了。

斯隆把两脚脚跟撑在地上，熟练地移动转椅迅速向后侧方移动，这样他就能面对键盘了。抛开周围的吵闹声，他集中精神，敲出今晚节目的开场白：

在达拉斯沃斯堡可能正在发生一场悲剧。我们得知，几分钟前两架载客飞机发生空中相撞，其中一架飞机是满载乘客的空客客机，属于马斯基根航空公司。事故发生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北部的盖恩斯维尔镇上空，据美联社报道，事故中的另一架飞机是小型机，已确认坠毁。但目前还未收到关于坠毁飞机和地面伤亡情况的报道。空客客机还在空中，但机身起火，机组人员正试图降落在达拉斯沃斯堡机场。消防员和救护人员正在地面严阵以待。

斯隆的手指飞快地敲击着键盘，心里想着在今晚新闻结束之前，观众一定不会失去兴趣。他在旁白的最后加了一句“请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后续报道”，就按下了打印键。电子提词器也会同时收到打印稿，这样，在斯隆到达下面一层的演播大厅时，开场白就已经呈现在提词器屏幕上了。

当斯隆拿着一沓纸匆匆走向三楼时，因森正在质问一名高级制片人：“该死，达拉斯沃斯堡的照片呢？”

“查克，不太妙。”制作人用肩膀夹着电话，正在和主新闻中心的总部编辑通话。“起火的客机距离机场越来越近，可我们的摄影师还在 20 英里^①以外。他们根本赶不上。”

“该死！”因森失望地咒骂道。

如果给执行危险任务最多的电视人颁奖，那么国内新闻主编厄

① 1 英里≈1.609 公里。——编者注

尼·拉萨尔早就获奖无数了。尽管只有 29 岁，可他作为 CBA 的现场制片人已经多次深入险境并出色地完成报道，在黎巴嫩、伊朗、安哥拉、马尔维纳斯群岛、尼加拉瓜和其他局势混乱的地方，每当情势恶化时，都有他的身影。虽然这样的情况还在继续，可如今拉萨尔坐在舒服的软垫椅上，透过办公室的玻璃俯瞰着主新闻中心，关注着有时也可能变得混乱的美国国内情况。

拉萨尔体型瘦小，体格结实，充满活力，胡子是经过仔细修剪过的，穿衣也十分讲究，有人说他就是典型的雅皮士。作为国内新闻主编，他的责任重大，是新闻中心两位高级行政人员之一，另外一位是国际新闻主编。两人在新闻中心都有办公桌，当有关的热门新闻发生时，就会在这里讨论。达拉斯沃斯堡机场的新闻正炙手可热，拉萨尔急忙冲向自己的办公桌。

新闻中心和新闻演播大厅都在马蹄组的下面一层。演播大厅使用繁忙的新闻中心作为可视背景。而控制室位于新闻大楼的地下室，在这里，导演需要将每条新闻的各个部分整合起来。

距离达拉斯分站站长首次报告起火的空客客机向达拉斯沃斯堡机场飞来的消息已经过去 7 分钟了。拉萨尔不停地接打电话，同时还要盯着旁边的电脑屏幕，上面有美联社最新的报道。为了完成新闻报道，他必须竭尽全力，同时还要向马蹄组报告最新的进展。

正是拉萨尔报告了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离事件现场最近的 CBA 摄影师还在 20 英里以外，尽管他们已经无视限速向沃斯堡疾驰。这是因为达拉斯分站当天非常繁忙，所有的摄影师、现场制片人和记者都在外执行任务，更为不巧的是，所有的外派任务都离机场很远。

当然，很快就会有照片传来，但那已经失去意义了，况且也不会是关键的空客客机着陆的镜头，那场面无疑将是壮观或是灾难性的。看来，全国晚间新闻的首播将不太可能配上画面，全国晚间新闻会通过卫星在东海岸的大部分城市和部分中西部城市播出。

唯一令人安慰的，就是达拉斯分站站长得知，其他电视台或当地分站的摄影师也没有到达机场，他们也像 CBA 的摄影师一样还在路上。

厄尼·拉萨尔还在忙着接打电话，他看到克劳福德·斯隆走进了明亮的演播室，播出前的准备工作正如往常一样进行。电视机前的观众会误以为主播就在新闻中心里面。但事实上，在二者之间有层厚厚的隔音玻璃将新闻中心的噪声隔绝在外，除非是为了音效而故意增大这些噪声。

现在是傍晚 6 点 28 分，距离首次直播还有两分钟。

斯隆背对着新闻大厅坐在主播椅上，面向 3 台中央摄像机，这时，一位化妆师走了进来。10 分钟之前，斯隆已经在他的办公室旁边的私人房间化过妆了，但是在那之后他一直出汗。现在，那位化妆师把他的前额擦干，拍点儿粉，梳理一下头发，然后喷上发胶。

带着一丝不耐烦，斯隆低声说：“谢谢你，妮娜。”然后，他浏览着自己的稿子，检查开场白是否与面前电子提词器上的一致，待会儿他将看着提词器读稿，看起来就像是与观众对视一样。新闻播音员们时常拿来拿去的稿子是用来预防提词器出现故障的状况。

演播室舞台经理大声喊道：“还有一分钟！”

在新闻中心里，厄尼·拉萨尔猛地坐直身子，全神贯注地看着。

大约一分钟以前，达拉斯分站站长借故中断了与拉萨尔的通话，接起了另一部电话。在等待过程中，拉萨尔听得到分站站长的声音，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现在站长重新拿起电话，向拉萨尔报告了一个大好消息。

拉萨尔抄起桌上的一部红色电话，这部电话通过扩音器，可以传到所有的新闻部门。“我是国内新闻主编拉萨尔，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在达拉斯沃尔斯堡机场可以进行现场报道。帕特里奇、艾布拉姆斯和范·坎正在候机楼等待转机。艾布拉姆斯刚刚向达拉斯分站报告，他们正在抓紧报道。另外，一辆卫星转播车已经放弃了原本的任务，赶往达拉斯沃

尔斯堡，很快就到。达拉斯到纽约的卫星转播时段已经预订。预计晚间新闻首播时，我们能收到现场画面。”

尽管拉萨尔想要尽量简洁，但他很难抑制言语中的满足感。马蹄组的欢呼声从楼梯口隐隐传来，像是在回应他的喜悦。演播室中的克劳福德·斯隆也转过身，高兴地向拉萨尔竖起大拇指。

助手把一张纸放在拉萨尔面前，拉萨尔扫了一眼，接着在电话中说：“艾布拉姆斯报告说，出事的空客客机上有 286 名乘客，11 名机组人员。相撞的另一架飞机是派珀夏延私人飞机，已经在盖恩斯维尔坠毁，无人人生还。此外，地面也有伤亡，具体细节、数量和严重程度不明。空客客机上有一台发动机脱落，正在试图用剩余的一台发动机着陆。空管部门说飞机起火部位在发动机脱落的位置。完毕。”

拉萨尔心想：过去几分钟从达拉斯传来的消息堪称专业。不过，这丝毫不令人惊讶，因为艾布拉姆斯、帕特里奇和范·坎是 CBA 新闻的最佳团队。丽塔·艾布拉姆斯曾是一名记者，现在是一名高级现场制片人，以对形势的迅速评估而著称，就算在艰难的情况下，她也能够获得丰富的信息。哈里·帕特里奇是新闻界最好的记者之一。他尤其擅长报道战地新闻，而且像克劳福德·斯隆一样，也去过越南，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完成出色的报道。摄影师明·范·坎曾是越南籍，现在是一名美国公民，以不顾个人安危深入险境拍摄而闻名。有这三个人在，这次达拉斯的报道一定没问题。

现在是傍晚 6 点 31 分，全国晚间新闻首播已经开始。拉萨尔转动桌子旁边的控制按钮，把头顶监视器的声音调高，克劳福德·斯隆正在播报关于达拉斯沃尔斯堡头条新闻的旁白。镜头中出现了一只手，那是编辑正在塞给他一张纸。很明显，那是拉萨尔刚刚口述的追加报道，斯隆只向下扫了一眼，就把追加的内容即兴融入先前的稿子中。对于这种事，他再擅长不过了。

楼上马蹄组的气氛也因为拉萨尔的发言而不再紧张。现在，尽管空

气中还残留着压力和紧迫，但更多的是令人振奋的乐观情绪，大家知道达拉斯的情况已尽在掌握，而且马上就会有现场画面和更详尽的报道传来。查克·因森和其他工作人员正忙得不可开交，查看监视器，进行讨论和决策，为了挤时间，还在做着剪辑和调整。关于腐败议员的新闻最终似乎也会被取消，大家都在全力以赴应对眼下的紧急情况。

充满专业术语的简短对话不停地传来。

“这条新闻画面太少了。”

“把那条素材剪短一点儿，精练些。”

“录像室，我们拿掉‘16：腐败’这条了，但如果我们没有达拉斯的消息，就还播这条。”

“那条新闻的最后 15 秒完全没用，我们只是在重复已知的事实。”

“奥马哈的老太太可不知道。”

“她永远都不会知道的。拿掉吧。”

“第一小节完毕。广告开始，前 40 秒我们的信息量太大了。”

“我们的竞争对手有什么达拉斯的消息吗？”

“只有无画面旁白，和我们一样。”

“我们需要把节奏缓一缓，快给我‘缉毒行动’的图片说明。”

“别用那套了，没用的。”

“我们现在就是往 10 磅的袋子里塞 12 磅的东西。”

对这种场景不知就里的人可能会怀疑：这些人确实是人类吗？他们会在乎吗？他们没有感情、不会感同身受，也没有一丝悲痛吗？难道他们没有一个人想想正在向达拉斯沃尔斯堡飞来的客机上那近 300 名惊恐的乘客吗？要知道，他们正面临着死亡啊。

而一些对新闻业有所了解的人会这样回答：不是的，他们有的会在新闻播出之后，马上就开始在意这件事；有的人回家之后，才会感受到事件的恐怖，如果事态恶化，他们甚至会哭泣。但是现在，没有时间让他们这么做——这就是新闻人。他们的工作就是记录不断发生的新闻，

不管好的、坏的，只要迅速高效如实地记录，用新闻界的一句老话说就是“通俗易懂，一看便知”。

现在是傍晚 6 点 40 分，时长半小时的全国晚间新闻已经开始 10 分钟了，马蹄组的成员和新闻中心、演播大厅以及控制室的工作人员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到底会不会有达拉斯沃斯堡的现场画面？

2

对于在达拉斯沃斯堡机场的 5 位记者来说，新闻事件发生已经几个小时，大约在中部时间傍晚 5 点 10 分进入高潮。

这 5 位记者是哈里·帕特里奇、丽塔·艾布拉姆斯、明·范·坎、CBA 的录音师肯恩·欧哈拉和《纽约时报》的外国记者格雷厄姆·布罗德里克。就在那天早上天亮前，他们离开萨尔瓦多，飞往墨西哥城，在经历延误和换乘后，终于到达达拉斯沃斯堡机场。现在，他们正在等待转机，前往各自的目的地。

大家都很疲惫，不只是由于旅途劳顿，还因为在拉丁美洲报道烦人的战争，他们已经经历了两个多月艰苦而危险的生活。

他们在 2E 航站楼的酒吧里等候转机，这是机场里 24 个繁忙的酒吧之一。酒吧的装潢既时尚又不失实用，四周是缀满植物的人造花园墙，头顶悬挂有淡蓝色格子图案的织物板，隐隐透出粉红色的灯光。《纽约时报》的记者说，这让他想起他曾经在缅甸曼德勒去过的一家妓院。

他们的桌子紧靠窗户，从这里能看到登机梯和 20 号登机口。几分钟前，哈里·帕特里奇本该搭乘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多伦多。可这班飞机预计要延误一个小时。

帕特里奇身材瘦高，一头凌乱的金发总让他看起来有点儿孩子气，尽管他已经 40 多岁，头发也开始灰白了。这会儿，他很放松，不怎么在意飞机晚点或是其他事情。他即将开始长达 3 个星期的休假，他现在只想休息和放松。

丽塔·艾布拉姆斯将要转机飞往明尼阿波利斯的圣保罗机场，然后到明尼苏达一个朋友的农场度假。她还在那里与一位已婚的 CBA 高级

官员私会——当然，这事儿只有她自己知道。而明·范·坎、肯恩·欧哈拉和格雷厄姆·布罗德里克要回纽约的家。

帕特里奇、丽塔和明经常在一起工作。在最近的一次出差中，录音师欧哈拉首次和他们同行。欧哈拉很年轻，脸色苍白，身形瘦削，他把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花在电子杂志上，现在他正看着一本呢。

布罗德里克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尽管他和其他电视台的同事报道同一条新闻，可大家的关系总体上还不错。然而现在，这位身材略胖、很有气场，又有点儿自负的记者却与大家对立起来了。

三个人都有点儿喝多了——除了范·坎，他只喝苏打水，而录音师半天只喝了一点儿啤酒。

“听着，你这个浑蛋，”布罗德里克对拿出皮夹的帕特里奇说道，“我说了这一巡我请，我说到做到。”服务员端来三杯两盎司的苏格兰威士忌和一杯苏打水，布罗德里克拿出两张钞票，一张 20 美元、一张 5 美元，放在服务员的托盘上。“就算你赚得比我多得多，你也休想做报刊新闻界的慈善家。”

“哦，上帝啊！”丽塔说道，“布罗德，你能不要再提这个吗？”

丽塔说得很大声，她有时会这样。两位穿制服的警员正巧走过酒吧——他们属于机场公共安全部门，维持达拉斯沃斯堡机场的治安——听到声音，好奇地转过头来。丽塔看到他们，笑着挥挥手。警员们看了看他们几个，摄影机和各类设备上面的 CBA 标志分外显眼。两位警员还以微笑，离开了。

哈里·帕特里奇目睹这一切，心想：丽塔也老了。即使她现在仍然很性感，吸引着很多男人，但岁月还是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而且，高强度的工作让她像要求自己一样要求同事，也让她的举止变得专横，不那么吸引人了。当然还有最近的原因，就是她、哈里和其他两位在过去两个月一起完成的紧张繁重的工作。

丽塔 43 岁，6 年前她还以记者形象出现在荧幕上，不过与她年轻貌

美时比起来，出镜机会还是少了很多。众所周知，在这个糟透了的、不公平的体制里，男人们就算面显老态，仍然可以继续作为记者面对镜头，然而女人却像弃妇一样被丢到一边。有些女性曾试图打破这种体制，比如曾是一名记者兼主播的克莉丝汀·克拉夫特，诉诸法律解决此事，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但是，丽塔并没有选择这一注定会失败的战斗，相反，她转行做了制片人，从台前转到幕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在这期间，她一再纠缠高级制片人，把艰巨的国外报道任务安排给自己，这些任务往往是男人们做的。起初，她的男上司并不同意，可最终还是妥协了，不久后丽塔就会很自然地 and 哈里一起，被派往战斗最激烈、条件最艰苦的地方。

布罗德里克想了想丽塔最后说的话，开口道：“别以为你们这帮人在做什么重要的事。每天晚上那么点儿新闻容量，能报道一些什么呢。多长时间来着，19分钟？”

“如果你非要把我们当活靶子，”帕特里奇友好地说，“那么，至少应该知道真相。时长21分半。”

“剩下7分钟的广告时间，”丽塔补充道，“这些广告是支付哈里额外工资的来源，也是你嫉妒不满的原因吧。”

帕特里奇想，丽塔还是那么率直，准确地把布罗德里克的不满归结到嫉妒上。对于报刊新闻人来说，与电视新闻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始终是一个痛点。与帕特里奇高达25万美元的年薪不同，布罗德里克这位超一流的文字记者，年薪只有8.5万美元。

这位《纽约时报》记者的思路并没有受到影响，他继续说：“你们电视台新闻部门一天制作的新闻，仅够填满我们报纸版面的一半。”

“这种比较太蠢了，”丽塔回击道，“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幅画面要比1000个字有用。我们有成百上千的画面，这些画面把观众带到新闻发生的现场，让他们自己去看发生了什么。历史上没有任何报纸能做到这一点。”